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勳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程灝

欽定四庫全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四

明 王世貞 撰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為藩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解舍已生嵩藩使竒之齋醪備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中嵩好為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為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

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為壽時嵩顏羸鷄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捐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辯得留進為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糺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

奏辯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時議重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臾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躡得之自是始謬為恭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

嵩辯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
已勿得強辯於是嵩懼益為恭謹而其子世蕃繇陰敘
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上入諛
臣言欲祀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
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
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
良備遂尊獻皇帝曰睿宗祔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
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皇天上帝尊號冊寶尋

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上悅受羣臣
賀嵩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
太子太保己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
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訾且巨萬而南北給事
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上皆勉留之
嵩奏辯而中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觀
望禍福乃為得計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
嵩強辯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

遲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為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鄙之言路顯與讐矣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語見言傳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拙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惟熿與嫡長孫懷煒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為之請勅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

既條對平平耳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
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祠額獨對嵩居
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
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
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
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煜御史陳經等復論嵩
并及其子世蕃饕賄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
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輕重係

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為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上果為溫諭百餘言荅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君命須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構逆旋伏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閫而祕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為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

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
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
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訐其請托事
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
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
為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藩臬預試
事者皆為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
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讚時輔

臣翟鑾特以資序在高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賚予時時首嵩而不及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為民嵩得益發舒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墨墨而已讚至自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晚人尋進嵩

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
兼食大學士俸予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
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
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
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
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益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如也
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右叅議顧可
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為進可學所治餌而薦

盛端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維栢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請寬維栢獄上為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渥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宬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

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
好以萋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
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
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寀言既至盡復原
官遂復路嵩上上為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銜嵩
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
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嵩乃上
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

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璽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尋用復河套失上指為嵩及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相上益安之而費宋亦自以撰齋詞得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宋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拒却敵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

許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
皆欲置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頗為救解得釋上以
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
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
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
不敢當尚書令為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上悅進
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亡何邊衆大侵掠三輔
旋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

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敵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厲聲言敵在城下何可和但請皇上御奉天門赦沈束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敵首予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即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

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為人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力戰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為父子復起為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為大言聳上聽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八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敵退始上疏請發粟賑被兵者并掩胔骼及它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

已於是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緘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煜陳瑄御史謝

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
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痲心疾首敢怒而
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
為民而溫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
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
以為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功得上重而驕嵩猶
欲以兒子畜之不應遂凌嵩出其上嵩恚數以密疏言
之沮止萬狀皆不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

鸞之捕敵姦細以為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子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所詆謫嵩上亦為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為腹心使詞伺鸞鸞亦為之備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獍狡鸞自是墮炳穿中然炳陽為推重鸞以為中山定興之流亞鸞不疑也既邊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怵鸞之義子逃之塞而道執之

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贖數十事事皆有實上復為之鐫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邊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大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為破的中窳可以必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二

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手札諭留嵩嵩乞休上報以羣邪黨比謂逆賊勾敵其本在卿益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鵠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部尚書聶豹皆曲為掩庇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窺伺逢迎之

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
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敗露又善
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
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
代嵩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它語尤剗至上亦使緹

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為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以百花酒進上嵩亦跪而嘗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鍾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為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鍾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

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糺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
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為內主激上怒悉奪鐘伯辰官俱
為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
豨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
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
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
以却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誠贊玄
實為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

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誕而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觶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持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為上解不解則姑為溫言款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為國子祭酒累薦於上得躡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讎其意嵩更譖於上得罪去而陸炳繇武科為默門生乘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幸矣念

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上以御饌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為之悅而文華行珍寶值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為誹謗上為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

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為其鄉人張經報讐上大
怒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臣九
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代默
而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子太保罷王
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華又以都
督陸炳嘗薦默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懇重賄世蕃
挾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世蕃
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為羣望所屬炳乃委腹階以自固

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
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為不實懼而使
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
海等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而嵩
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
及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
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
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實授之成筭而嵩亦薦文華有學

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逐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為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為索之富人世家豪放巧獵靡所不極而它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為諱其所欲鼎彝尊壘之類或發塚剽攻它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其奏事承旨毋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嵩握權久黨惡遍居要地將帥率以賄通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

楊順皆嵩私人論吏部尚書進少子自幼知兵年已老
重自顧念遂委身馬順立心傾狡官兵備副使厚結嵩
不年餘驟遷總督遂與御史路楷計殺沈鍊以悅嵩嵩
亦德之邊事債咸為掩覆其年敵騎數萬毀墩堡殺吏
民無算楷以聞順懼賂楷七千金楷亦受嵩囑及勘覈
盡易前奏稱順功得廢俄而逃妾欵塞順納之敵憤甚
擁衆圍右衛城道梗烽火斷絕順楷連告急上大驚命
發帑遣援軍嵩欲為順委罪乘間言總兵龔業怯而巡

撫朱笈與順不相能上入其言下本部論受指覆如嵩
言罷笈業而順如故尋圍解給事中吳時來劾順啟釁
而論雷同附和桃松寨之降漫無主持日昏酣置邊警
度外且發楷受金狀上心動密問嵩嵩言諫官風聞於
人不可盡信上不聽趣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
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
而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為
禮部時邊入侵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是百方阻

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為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構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

督炳心嚮階以是坐艸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
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以是益恨階并及
炳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為之寬解順僅坐戍
而楷謫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
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
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
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
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

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媿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為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案方祥為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卧内會大殿災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屢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為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於辭疏

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再辭但履
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勒廷推必進衆莫應
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
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
以必進為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
誇於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上
何前是上以嵩直舍隘別撤小殿材營室於側多時
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為製什器朝夕割御

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饗始聽腰輿
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
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上名之曰忠
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故
有高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
分輦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初
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上意嫌代
已屢報寢嵩念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時亦為請而

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
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
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竒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
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
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
嵩雖恨希顏而叵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顏
意嵩始得發舒上命御史即家劾希顏傳首海內世蕃
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

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供養如故嵩故

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
務得其權心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人
怨之間捨舊却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
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為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
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
蕃尤險悍慄猾每謂天下才唯己與陸炳楊博而三然
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故
曉暢時務嵩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荅謀之其客皆

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為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虐之酒不潦倒

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闇熟其責
賄多寡毫髮不能匿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
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
時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之
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英
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迺以問階階為規畫營萬
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
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顧問不及

嵩即及嵩不過齋詞事而已嵩故與階却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荅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荅具如旨道行狡乃偽為紙封若中官所齋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肖曰賢

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
答曰上真殛之則益用之者答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既
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
士中有貸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上即日罷
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十餘條上
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
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

米百石嵩猶為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兒瀆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煙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錢鬻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以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瘦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詞藍道行陰事下刑部

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偽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勒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家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偕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

憲既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
橐江南公私為之一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
海執汪直功亦有足當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
也伊庶人之為王也以殘暴屢見亂臺使者迫則行十
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
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言金十萬則無之僅得
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
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

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為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為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嵩怒而却之它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會前有賀萬壽表得報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

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為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即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律斬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高上令即棄之市而謂高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萬餘兩它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

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戍萬家駢懋卿追其受寄金錢
垂二十年不盡家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
侍郎留世蕃腹心家貪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
覈饑所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
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
錦被廁牀白金為溺器妻妾隨行者錦幃綵輿以民婦
十二舁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墓
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五

六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詣

欽定四庫全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五

明 王世貞 撰

徐階字子升松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補
邑掾史治牘無害授宣平縣丞徙寧都有廉能聲階生
甫周歲而女奴墮之智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
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絰於
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異
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

哲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禮得戍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盡得縉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

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籩豆
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
臣議相顧懾驚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
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
說且曰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
遁曰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
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孚
敬頰盡赤曰爾謂朔土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既

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乎敬意爲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爲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

階獨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
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風繫囚三百更
輸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剏鄉社學焚其所受鄧析
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畫筭捕獲尤溪
之劇盜百二十人盡埽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
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去思之文於石道擢浙江
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於職歲周行郡邑必徧大
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既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

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施櫛楚示
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
視學政所操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
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
成進士爲名臣者不可指數吏部擬薦尚寶卿國子司
業太常少卿皆不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
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以四品服俸居職母何丁母喪歸
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籍諸生淑慝以辭

示懲勸而大指出於寬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
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鑄車
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
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
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
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階益有緝紳
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腑而階亦爲之竭力相
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浹

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重階則猶浹而
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轂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
范總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
間淵名爲老成人非上所急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顧
自處前輩前嘗歷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
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
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尤
詳款有恩義而其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精裁

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之
爲政者嚴嵩費案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承
恩則老倦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刷部事頗肅時上
察階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旨召入直無逸殿廬與
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
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上不悅曰階方侍
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請
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當繼莊敬太子而立

者裕王是爲穆宗而景王與同齒又母妃盧得侍上中外未測上意所嚮階恐有鈞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先裕而後景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恩加太子太保邊人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

端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受陷歸者以所求貢書叩云
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上謂
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彼薄城而
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上曰然復問彼求貢書安在
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復問階階曰勢重且深矣不
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
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筭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

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彼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
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
益修備而援兵益集彼且走不走而擊其情歸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李
本從傍曳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敵鷓張甚中外
方洶洶恃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
也上始首肯陛下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其本情不
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

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非所望也後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當召對時又頗拄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寘之死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祧而孝

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真人陶仲文言於邯鄲建呂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祔廟解既上改議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至諳達入侵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於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而氓之冀以怵止階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

百方一日獨召對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迺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益精心齋詞以冀上憐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者上怒漸解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暱嵩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朶顏勢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寇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仇鸞所云導諳達者即

得之諳達所言焉知諳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
我得其地不能戍將無爲敵外圍何僉事趙時春以山
東募卒入衛頗精仇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
望流言漸狎聞階挾緹騎帥炳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
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弗果併鸞自是
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間功上復下階
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始仇

鸞自說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售顧益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敵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邊警督至尚嘆惜不肯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會詞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

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仇鸞嘗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禮上始格於嵩不盡售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勳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羜上尊改兼

吏部尚書宴禮部重書褒諭有加上雖以重階而猶隱
之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爲藥而進
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溷也階皇恐言人臣之義孰
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
使鍊藥而階益精專於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
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
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
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

究階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
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
左右耳公獨柰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懞然懼乃寢然以
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罪益疑之矣錦宗茂故論嵩者
也而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
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
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
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

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捨而在
擾勢不欲去而欲畱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
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
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
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
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
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解
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闕國李逢時

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
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
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
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
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
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儲餉必不
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
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

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齧於上其後經破寇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琬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保持曹邦輔人頗以爲當階又念寇移庭牧宣大與之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鍰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鍰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鍰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

餼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紳劾嵩不勝下獄幾株及階語見嵩傳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太子太師會上所

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上不懌更問階階荅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内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

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
屏蔽報可新宮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而褒階
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
爲太常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吏
旨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
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博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
勇上卽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
卽爲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

題以防泄鬻嚴詞察以防挾逋上即爲罷選於是中外
喁喁覘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
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
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
嵩父子罪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
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久憐
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上奉玄上忽
忽不樂追思嵩贊元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

輔臣階令擬詔行階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應龍通政叅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於階階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階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階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姦於朝

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階中外人
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
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
公卿大夫咸侃侃翼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階時邀至
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
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
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
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

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
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櫻之深情
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
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
小則置之小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
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彊益發
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
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

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
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
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
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蘓伊王坐法錮祖陵貲
當籍故事籍訾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
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
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筭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
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

重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罪欲自
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
鏑者肆爲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上云軍功論賞非
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
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
僅從賞金一鎰幣二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
杲有殊寵既以久絳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黃冠崔志
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僅以尚書終

未嘗加太子太保也敵後繇牆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敵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評楊博疏階請亟先備

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敵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敵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敵能擊之否階言非尾敵乃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

而不罪博至衆退大遷賞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袁
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
彼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
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上赦之將洗心滌
慮以圖善後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
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
服階自是爲博畫策往往先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
容爲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

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瘞
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敵復窺黃土嶺及一
片石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
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憂寇也亡何敵果爲文智所
拒却上悅超子二官吏士人賚一金階又請城張家灣
城成與通相聯絡爲重以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
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驟貴爲少
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

欲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煒以故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爲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以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不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還志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快煒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守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煒既

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
數難之大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密疏乞休謂
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亦以不時去畱
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
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君爲國之義
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階跼躄言臣雖庸
寧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
首臣者竊爲主權國政計俾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

至爲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階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顧裒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即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即可以爲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朴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時董份故次

春芳以文見幸上狙險而貪階故力薦朴以沮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利於公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嚴訥先已成進士爲侍讀矣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能供時袁煒已先進與吳山郭朴茅瓚顯矣而猶少之遂進訥與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院學士復與董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上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於是尚書皆不敢服

而復進訥吏部右侍郎春芳爲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訥
進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
部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
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朴既得召代訥而份春芳爲
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臣望而又探知階嚮亟攻之
上奪其職訥爲人小心恭慎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
稍自勵不肯通苞苴唯上徇階指嚮而下委責於選部
郎陸光祖階爲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采

吳嶽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敢當僚窠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所爲齋詞唯恐不稱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藥告上許之歸上所推寄階益至階嘗當考十五載滿逡巡未敢請上知之所以賜賚如前而亟勅吏禮二部具政績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璽書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特眷階力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

輔政多年勲猷茂著奏績加恩彝典不逾聽其辭上柱國而已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曰爲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上遣御醫診賜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甌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階既用恭謹得上意即資重甚幸矣而其爲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階階

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階又時時采外議階以是益重所論建禪益亡間當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閫以上第無論貪債事一語不當上指立就逮緹騎操琅璫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顏色爲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保

計唯有徙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以寬
大廣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徃復有吐必露
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故階在政地
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盧無所用深文雖其宛
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僨事故也階於它量情
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其
杜干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
出入者大計捧賀察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

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以是縉紳大夫爭爲名高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以漸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欲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嚴訥既用請告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陽人偉貌黑色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

載始進侍讀又六載進左庶子俄兼侍讀學士掌院事
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齋詞仍兼侍讀學士轉左
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載
南京吏部闕尚書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加太子
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上復憐之俾以禮部
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父喪歸再起原
官尋加太子太保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 明 王世貞 撰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穆宗爲裕王邸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折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

水火拱往返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
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焉翰林院侍讀
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顧僅遷南國子祭酒而
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
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
復主會試所構程式文頗見稱而其主會試也所進題
以字嫌忤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
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入

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春芳以朴銜
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於階春芳等具員
而已上有所顧問亦唯及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
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
輒報寢時裕景二王方並重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
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蠹矣一旦諭景王之國咸鼓舞稱
慶而姦人者亦得罪去一日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
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向周宜卷身奉立傳繼不

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
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
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
疑也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辯而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
不甚妄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
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
太子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餘景王

自德安奏書以上不豫請躬詣玄嶽祈禳以嘗上下階
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王亦病復奏書
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靜攝毋輕動俄而王
薨於是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
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諸王無得乘而矯攘者楚
人大悅上以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興都故宮殿
階以府庫財竭而鄖襄困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獨淮
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是馮懋卿欲取上悅增之至

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御史
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歸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
晚節益甚階時時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
比而爲妖妄鍊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
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
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
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上旨乃能答今不
得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玉胡大順譎張恫喝

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上既以服餌
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上過失因而風譏階上
恚甚逮置詔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別殿棲止以
避瑞階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
沽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
抵階䟽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䟽讀之遂得長繫上雖
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益甚諭階欲幸興都階謂
且試之也因據上體罷不耐輦路勞爲對而上意忽決

諸中涓貴人皆具帝幙糗糒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階
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爲聖躬計
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爲己亥距於今二十有
七年皇上自度精力之壯盛孰與往時計聖體違豫十
有四月矣母論彼二十七年即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
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
適計天祐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
歲邊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

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鎮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於有司科歛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側行偃樓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

南爲鄉曲而拱以朴蚤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
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微聞之不懌而拱以驟貴而
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史料
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
偶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
汝嘉內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
華門日伺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
日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

汝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賴上贖不省
階擬報聞而拱辭辯疏上亦兩解而已亦無所褒美拱
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上英斷類高帝獨齋醮土
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
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
於改父而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
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

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語人徐公諤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登極詔赦尤詳切人舉以配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汝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鉞胡維新非故事於

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
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即位而敢越法無人
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讎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
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
合疏請畱汝嘉其語有所侵適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
汝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即位
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畱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
而無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

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
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
汝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
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
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
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僂然竟不能杜其口有
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
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辯而交相

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
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
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
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
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
久曰公悞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
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先
帝欲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

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
有疏願得效力於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
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即堅卧引疾拱
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
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事御史
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
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矣當先帝日所以嚮信階
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

鄉里間頗有指拱故鉤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
至是迫則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辯乞休
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
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
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
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於言路移
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如拱而
頗有以階爲甚者時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

勤居正同知經筵事脩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
亡何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
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
強事毋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
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
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
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柰
何不擬薄謹階曰即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

謹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爲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爲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宜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為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

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况致語哉上於是併罷宴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遊幸比第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故龍輻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官今年暑雨而後禾稼滄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者再而上不聽乃盛陳北敵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

上竟行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革於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爲法以兵政隳廢爲慮上不憚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脩內教場勒中

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聖誕日修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載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

仍進少卿璫爲太常卿賜勅褒諭宴禮部階辭乃聽免
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
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
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黨百
餘人要御史於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璫
以問階階念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
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
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

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爲御
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
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母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
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
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
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
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寃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
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

十爲南京淨軍階既以詔旨有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
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伸者十且八九
往往假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者故與梁佃
俱侍裕邸爲承奉其在世宗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
讀書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
能救正既與梁佃俱驟貴而佃聾老滕祥已卒芳益發
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售芳頗
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

至三上皆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子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之事且泄故爲大言聳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擾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哂而已已謁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困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冀以恫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爲居間璠病不出齊恨

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詔調齊外任階再上
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
以密紙報李芳階劾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
芳等請加恩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
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
慰留而都御史廷獨探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戍邊
而春芳始爲政春芳爲人性寬平事期安靜不好爲躁
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時陳以

勤張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茂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而歎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旦夕惟有歸耳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既爲嚴嵩所寵終不能堅久而晚節中貴人陳洪善而薦之既入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噪而逐之又緣冀孽吏部尚書楊博於陳洪復逐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模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正與上左右合

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不當出理部事理
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言兼當爲部臣矣以故
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僅部咨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
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既陞見與
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叅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
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以叅議方憂居一夕自恨死而
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瓚皆以給事中爲太僕
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洵洵拱乃

使其所知徧布腹心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已安則漸橫出而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其門人若韓楫程文宋之韓輩使齟齬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腕使必行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遷之南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褫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王

汝梅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先帝以神聖御
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孝事君假托詔
旨於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
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贈官廕子夫
大禮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獻帝尊號
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褒顯
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

心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若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政待皇上歟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皇上乎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己之私臆非

一日矣宜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傍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斃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其言罷樞及汝梅不旌復以遺詔王金陶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副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讞牘不勝隱痛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

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先帝聰明睿智
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於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
醫進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
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
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天下所共聞
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
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先帝爲

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
旨復是拱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
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寘階死所謂
欺謗先帝假托詔旨皆死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上不
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事中駁謂
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
拱怒遂遷給事中於外拱爲人有材氣英銳勃發議論
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

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既
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
間遇親知引滿謔浪一坐爲懽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
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
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
之詔而出景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
以勤與拱俱爲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
奏時政六條中於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

故不諳此其屬世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璽書褒獎賜金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既覘知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

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疏當罷貞吉恚力辯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

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它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責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黨私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不以國家大禁聖宗之所深戒者一陳於君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

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
爲言於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辯其辭頗道上優詔
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在先帝朝而燕
中有習白蓮教者相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
有告之階家僮徐實者階以屬兵部時楊博爲尚書悉
捕而誅之實論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
使人告言實罪下獄煅煉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
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它事死拱益怏怏於是召齊康

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翰林
謫而拱其座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
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恫喝言階以數
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
時推筭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
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性貪鄙嘗使其家
人置私邸於燕市嘗可三萬金階不知也客乃爲拱謀
階所藉以復起者嘗竭其嘗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

漢陽守孫克宏行候問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
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
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蘓州知府
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蘓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
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
熙國熙故任蘓時潔廉有惠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賈
於蘇者橫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
自得乞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于拱拱悉

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
人事者有賞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
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藉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即
家補鳳翔且之任首挾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
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駟
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畱
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松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
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

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實授五品者亦得
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
諳達走其孫於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
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嘆喑不能一拱奮身主
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
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而拱加
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
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約不

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
禎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三上疏許之恩數一視
階而拱當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上不許而賜之
白金文幣繡蟒服所以褒諭甚廛亦陳洪力也時廣寇
方鴟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
盡力而遼東數與寇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帥
李成梁拊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
畏之不敢輕賂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

居於是韓揖等乃數携壺榼往爲小宴拱自閣或吏部
歸即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懽吾不如也因畱酌
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饈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
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果欲之邪以一琴
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
驟富門如市而揖文之韓輩有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
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
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

且恐質明即召文選郎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爲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與客曰日用不給柰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麇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忤不得意於上拱亦素畏之乃緣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上意拱復薦之而

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故爲祭酒而張
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
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
事拱獨退然下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等不能堪
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
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
獄戍其長子璠次子琨氓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
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擬旨謂

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
自爲恩尋以遼東大捷聞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
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
閣獨拱與居正拱等因上疏請益補報謂吾用卿二輔
以理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
博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肯還博於吏部而使之
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

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仇拱召而詈之亟補
按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
給事中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謫外而疑
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其事面叱數
甚口居正頗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而居正啣
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埜言稍戢歛而司禮孟冲復忤
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而穆宗不豫尋大漸召
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

復爲諭屬拱等後事事與馮保商確而行俄而上晏駕
時今上在東宮拱乃條例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
指使政歸內閣而不傍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
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
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
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
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
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皇

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旨
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即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
聽宣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
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
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
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吏扶携出以明晨
僦羸車出宣武門道傍人皆擲揄之有詈者居正乃與
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

以歸於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官家人不麗一笞杖至
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即家賜璽書褒諭錫金幣及繡蟒
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
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諡文貞再予一子
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
視階亦贈太師諡文定而拱之歸也意忽忽不自得間
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楚服馮策或從十
餘騎遊獵而笑階深居掉書囊與客必談朝家事爲俗

而亡何有奇衮人輕入至乾清宮門適上出爲誰何者
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
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
矣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顧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
即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烏獸竄拱欲自經不
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
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既
念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

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且賂三宮左右當再讞忽
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趣棄
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事見居正傳其
家以卹典請馮保傳旨謂拱事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
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與半
葬而列其過於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聲
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盲卒時年七十五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